

陪着你 慢慢地走

○肖玲玲

他的左手扶着她的肩，右手紧紧拽着她的一只胳膊。她的双手总是握成半拳的姿势，两只僵硬的胳膊扭曲着悬在空中。她的双脚也变了形，走一步，身体便会剧烈地摇一摇，远远望去，好似一个巨大的不倒翁。

他搀扶着她，一步一步地挪动。她每迈出一步，他仿佛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。或许是长期低头弯腰的缘故，他瘦长的身体显得有些佝偻。经常有人远远地对着他们的背影叹息：原先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呀，一场病把人折磨成了这样——不到三十呢，可惜呀！也有人嘀咕：那男的肯定撑不久，毕竟，他还那么年轻……

然而，从春到秋，自夏至冬，无论风霜雨雪，每天清晨，他们都会出现在这条沿江大道上。日子久了，人们渐渐习惯看到他们，有熟人同他打招呼，他便会爽朗地笑着大声说：“好多了，好多了，今天又多走了两步呢！”

那天早上，他像往常一样扶着她在沿江大道上，看不出任何征兆，台风突然夹着暴雨席卷而来，风声雨声和物体坠地声响成一片。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他们身后的河坝决了一道口子，河水咆哮着冲到马路上。

风雨中，他挥着双手拦车，可是没有一辆肯停下来。他扯开嗓子呼救，但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

路上的水一点一点往上涨，很快便没过了他们的胸口，他们像两片叶子在水中漂浮。

他不再徒劳地叫喊，而是拽着她的手，慢慢地在水里挪动。一个小时后，他们被武警发现了。他一手抱着一棵香樟树的枝丫，一手紧紧地拽着她。被救起时他已经昏迷，人们无法把她的手从他的手心里抽出。直到他苏醒过来，看到她傻笑的脸，他的手指一抖，两只紧扣的手才松开。

如果晚5分钟发现他们，他们必死无疑。有人说他蠢，只要一松手，他就可以脱离危险。闻讯赶来的朋友甚至数落他：你已经服侍她整整7年了，再搭上性命，值得吗？

记者恰好看到了这一幕，悄悄把镜头对准了他。他说：那时，哪还有心思去想值不值？我只晓得要像平常那样拽着她的手，陪着她慢慢地走。

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只是“嘿嘿”地笑着，嘴角流出的涎水落在他手腕上。他急忙用毛巾给她擦拭嘴角。她吃力地抬起右手，用握不拢的手指扯起毛巾，笨拙地拭着他手腕上的口水，又傻笑着把毛巾往他脸上蹭。他立即半蹲下来，把头伸到她手边，任由她用沾着口水的毛巾胡乱地擦着自己的脸。

他和她依然在每天清晨出现。他们艰难挪动的每一步都让我坚信，世间真有这样一种爱：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，不用海誓山盟，却能在暴雨狂风中，陪着你慢慢地走……

不屈的抗俘



《华》



《最小的抗俘》



《中国小汉子》

这是最震撼我的一张照片。它刊登在日本当年的宣传画册上，用以炫耀“皇军”的战果。照片的标题只有一个字：华。这是一个简洁而富有诗意的标题，因为照片中的这位女孩叫成成本华，她是在坚守和县城门时，战斗到最后被俘的，当时她只有20岁。因其佩戴的皮带是童子军所使用的制式皮带，被日本人称为“中国女童子军”。实际上以她的年龄，她不是童子军了。但从她所穿的衣服来看，不是制式军装，应该属于地方武装。

在这张照片上，所有人都

在笑，敌人在笑，成本华也在笑。如果不是寒光闪闪的屠刀，你甚至会以为这只是一次劳动的间隙，或阳光下气氛和谐充满友善的小憩。成本华双手交叉昂首挺立，胸前捆绑她的细绳因配合照相才刚被解开，背景是4个坐在长凳上嬉笑的日本士兵，嘴里喷出悠闲的烟圈，他们的屠刀仍然没有离开手边。背后的墙十分高大，这应该是她被捕之地和县的城墙。成本华表现出一种触目惊心的镇定，甚至有点若无其事的安详。成本华的发式给人以强烈的感觉，本来是应该

往后梳理的，因为激烈战事而耷拉在两侧的脸颊。这无意识而不加修饰的一缕，反倒为她平添了一分女性的柔美，让成本华更加妩媚。是残酷的战争还没消磨掉一个女人的温柔美丽，还是青春的韶华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遮挡的？如果你知道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，她站立的土地上还汩汩流淌着战友的鲜血，她背后坐着的是一群残暴成性的野兽，你就知道她脸上笑容的含义了。

她在一群野兽的虎视眈眈下，发出了自信自傲、无所

畏惧的微笑。这含蓄的微笑，成为抗俘的形象代言，让敌人害怕，也让我们心痛。

10岁的孩子，在今天也许还会躺在妈妈的怀里撒娇。10岁的孩子，在今天的家庭正是众星捧月般的年龄。

另一张照片中，这位10岁的孩子被俘时，已是一位陆军上等兵。他是已知被俘的抗日军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。这张名为《最小的抗俘》的照片，曾在网上广为流传，打动了不知多少中国人的心。

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幼小的孩子走上了枪林弹雨的战场？偌大的中国摆不下他一张小小的课桌，他过早地告别美好的童年。也许，他的父母已被日本人杀害，他的姐妹还在铁蹄下呻吟。战争毁灭了他的家，也毁灭了他幼小的心灵，目睹法西斯的暴虐凶残，除了杀敌复仇，他别无选择。日军右手抚摸小战士的头，左手却紧握杀人的钢刀，我们的小英雄表情十分冷峻坚定，小眼睛瞪得溜圆，小嘴咬得紧紧，小胸脯挺得老高，完全是一派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，他似乎早已识破了面前这个鬼子伪善的嘴脸。

我想起前苏联电影《伊万的童年》，年幼的伊万是个12岁的孤儿，因为战争而家破人亡。他在战场上屡建战功，当他得知自己将作为被保护对象送往后方时，极不情愿，疯狂地抓住首长的衣领，喊着：“我什么也没有了。”“我是一个人！”

而这张《中国小汉子》照片中的孩子，年龄也不会超过十三四岁吧——孩子，你的身上本来应该背着漂亮的书包，穿着整洁的校服，而不应该挎着子弹带、军号、水壶，甚至连一双鞋也没有穿。

孩子孤零零地站在阳光下，他在血雨腥风中立正。他可不是因为迟到而被学堂里的先生罚站，他面对的是凶狠残暴的日本军人。他两脚呈45度角张开，保持军人标准的站姿，眼睛里是坚定沉着的神情。他也许是一名聪明机智的侦察员，也许是一名刚上战场的传令兵。这张照片本来是日本人用来宣传中国“穷兵黩武”的，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位气势犹存的标准军人，一位中国壮士。如果再看《三毛从军记》，相信我会怀着另一种心情。

这两个孩子的眼神里都弥漫着与他们年龄极不相称的坚韧，他们是战争残酷法则的忠实执行者。战争毁掉的不仅是人的肉体，而且对人的心灵造成巨大创伤。《小兵张嘎》中，我们只看见游戏似的战争那个英勇无畏的小英雄，谁注意到英雄光环背后，那颗悲凉绝望的童心？

战争结束时，我们无法知道上面这三个人最后的命运。也许在日本法西斯的死亡档案里会发现他们的照片。战争本来应该远离女人和孩子，而正当他们的生命应该充满青春的欢笑和童年的阳光时，他们却冰冷无声地死去。面对这些远去的背影，让我们反思战争的惨痛，更让我们刻骨铭心地铭记，历史的深处还有一群应该被我们祝福和尊崇的人，他们的名字叫抗俘……

信仰

○蒋希

我知道一只猎豹。风抚摸着它带血的皮毛，它知道面前这只疯狂的野牛对已受重伤的它意味着什么。它最后一次冲上去，野牛尖尖的牛角刺入它的肚皮。猎豹倒下去了，闭上了双目——它没有辱没它高贵的血统。

我知道一只麻雀。风描绘着它瘦小的身体，它知道面前这只猎狗对已奄奄一息的它意味着什么。它最后一次冲上去，瘦小的身体送入猎狗的嘴里。零散的落叶舞出催人泪下的场面，一窝幼小的麻雀发出丧母的哀号——它没有辱没它伟大的使命。

我知道一只凤凰。风吹拂着它的羽毛，它知道面前这片火海对它意味着什么。它最后一次扑向火海，华美的羽毛连同娇美的身躯在火海中燃烧。一刹那，美丽的霞光映射出感人的场景，凤凰在火中消失了——它没有辱没凤凰的威名。

我知道一种神圣，它可以支撑起整个生命，甚至整个世界。我知道猎豹的兄弟在旷野中哀号，我知道丧母的小麻雀会慢慢长大，我更知道凤凰终于等到了涅槃的那一天。

我知道，那就是信仰。

是信仰支撑猎豹和野牛拼到了最后一刻，是信仰支撑麻雀不惜性命也要保护孩子到最后的一息，是信仰支撑凤凰一次又一次扑入火海，以铸就最后的辉煌。不要小看信仰，它可以让你不吝惜仅有一次的生命，去冲破一切阻碍，最终走向生命最华美的顶端。

我知道有一种人：风勾勒出他矮小的轮廓，他知道如何走自己的路；崇高的信仰支撑着他化渺小为伟大，化平庸为神奇，支撑着他笑看失败，潇洒生活。



人物素描 王沂东画

善良的种子会开花

○梅寒

那天，她来报社找我，说有一个弱智的女儿，已从家里走失7年了。七年里，他们全家发了多少传单，还是没有找到她。但她以一个母亲的直觉，坚信女儿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听说我们报社来了一个流浪女孩儿，她来看看。

我把女孩儿领到她面前时，她一下子怔住了，继而眼泪哗地流下来。她急切地拉住女孩儿的手，说，就是她，没错，是我的小玉兰。被她唤作玉兰的女孩儿茫然地看着她，拼命地把自己的手从她那双苍老的手里往外抽。她撩起衣角揩了一下眼角的泪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甚至相信，那个女孩儿就是她苦苦寻找了7年的女儿，但我们还是要遵从科学，为他们做了亲子鉴定后，才能作出最后的定论。

在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，她要先把孩子领回家，她要好好补偿一下孩子。我们同意了。

结果出来得有些慢，那段时间，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办公室。也是，有什么比母亲的感觉更准确呢？可我们谁都不会想到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女孩儿与她没有血缘关系。

我们去了她家，希望用最

委婉的方式向她表述这份遗憾。她正在给玉兰梳头，一个多月没见，玉兰判若两人，小脸儿洗得白白的，透着淡淡的红润，原先一头乱糟糟的长发梳成了两条油光光的麻花辫子，身上穿着红裙子，只是她的目光仍然有些呆。她说，这孩子来了一个多月，总算记起些什么了，可脑子还是不太好使，但她不嫌弃，她要用剩下的时间来疼爱她。说话间，她另外几位子女相继进来，看得出，他们都疼爱这个失而复得的妹妹。

绕了大半天，我还是支支吾吾地说出了结果，可她像没有听明白，脸上一直挂着笑，淡淡地说，你说什么？玉兰不是我的孩子？说说话吧。我把结果递给她，她摇头说，不用看了，这孩子就是我们的。她儿子接过化验单，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说，妈，她不是我妹妹。她不再笑，回头看看玉兰，又抢过那份检测书，眼泪慢慢流下来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刚回单位，他们一家人已风尘仆仆地站在报社大门外。她拉着玉兰的手，玉兰的胳膊上挎着一个大大的包，里面塞满了吃的和穿的。她说，既然她不是我们的孩子，还是把她送回来，你

们接着帮她找亲人吧，也接着帮我们找玉兰。他们把女孩儿交给我们，就匆匆走了。

两条寻人启事，像两块重重的石头压在我们每个人心上。

我们又开始为女孩寻找亲人，还有她的小玉兰。不料几天后，她又来了，急切地问玉兰这几天怎么样了，说是来领玉兰回家的。她心里还是放不下她。她说，这孩子与她是有点缘分的，尽管她是假玉兰，但还是决定要她了，直到她找到亲人为止，找不到就养她一辈子。

“我们要好好待她，她也是爹娘身上掉下的肉，她的爹娘也正在为她揪着心呢。世上总是好人多，说不定我们的玉兰，这会儿也正跟着好心人享福呢……”看着她再一次拉着女孩儿的手走出了报社大门，我的眼睛湿了。

是的，她们都会很好地在活着，因为这世上总会有像她一样善良的人，善良的心。就像春日天空下，蒲公英的种子借着微风飘向田间的角角落落，落地生根发芽，然后开出一片金黄色的花。那一颗颗善良的心，也会像这种子一样，借一阵风，让最真最美的花，开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